

# 在軍美 鬥戰的方東

吳石工  
書



行印社版出江芷海上

MG  
E 712.9  
3



3 1760 0906 0

## 昆明之戰

「今晚的月亮真美呵！」辛姆森獨自喃喃着。他是第十四航空隊驅逐機大隊的副中隊長，有着一個漂亮的鼻子，頭髮是金黃色的，眼睛裏閃亮着紫羅藍的歡樂，不時地擺盪着年輕人的喜悅的光輝。他是第X分隊中最年輕的一員，所以，他被夥伴們稱爲「小獅子」；作戰起來，他的確是獅子般的勇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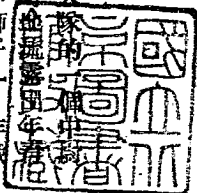
時間是十月廿一日，在一九四四年，初昇的月亮照射在機場上，使跑道成爲一條銀色的河流。「這當兒伴個姑娘在河邊散步可多好……」他想起加利福尼亞故鄉的麗莎來。

但現在他不是在加利福尼亞，也沒有麗莎伴着她，他孤單地守在昆明的機場上。夥伴們在晚飯後都駕機出發轟炸越南去了，只留下他，和他的受傷尙未完全修復的坐機，在機場上担負着警戒的任務。日夜的出擊是很動人的，但他却被遺棄。他越想越生氣了，不平地把視線停落在機翼上的星徽上。

「今晚的月亮真美呵！……」他嘆息道。

忽然，他猛地跳上座艙，開動了引擎，因爲他聽見了警報聲而且命令也下來了；在徽江上空發現敵機；他的任務就在攔住它們，不讓荒鷺圖入昆明，使機場能保持完整，以免出擊歸來的同伴降落時發在意外。

飛機以高速上昇着，一霎眼便成爲一粒微點。那時他發現在他的右下方二、五〇〇碼



115659

處。三拉黑點正朝着昆明悄悄前進。有如夜間的竊賊。

「溜不過去的，你這臭鼬子！」辛姆森叫着，把飛機急速的俯衝向下，機關槍的火流馬上截斷了那三個敵機的去路。出於意料之外的敵機，爲這突如其來的襲擊所驚，不由得稍爲猶豫了一下，辛姆森的彈火中了最後一架的左發動機，並且立刻使它冒烟了。但一俟它們看清上空只有一架時，荒鷺們就開始大胆還擊，十二道以上的機關槍流便交叉地向辛姆森射來。

「小獅子」可不會因此便胆怯。他敏捷地躲閃着，而且繼續咬住那架受傷的敵機的尾巴，再一陣掃射，便把它幹掉，脫離了隊伍，搖搖擺擺地直向地面跌去。現在他可以專心來對付其他的兩架了。

他一轉身衝到另一架敵機的腹下，一陣火流便直射進那荒岳的頭部。這出其不備的冒險的舉動，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對方的還擊停止了，敵人的機關槍手可罷已中彈陣亡。辛姆森又一縱身，把那還有戰鬥力的領隊機的尾巴咬住。

顯然感到自己的勢單力薄，敵人的領隊機開始撥轉機頭，向左方來得急轉，企圖衝出這場糾纏。「你逃不了的，豬獃！」辛姆森大叫着，趕上去。敵人急急忙忙地溜着，如雨的子彈紛紛在它背後落下。但它似乎還固執地要到昆明去，而且還想把所攜的炸彈投下。辛姆森可不寬容許它這麼幹。開大了油門，猛虎似地他一直撲上前去。

轟地敵機來個驟降，斷了線的紙鸞似地墮飄去。這詭計可瞞不了辛姆森。他不相信那樣頑強的敵人便這樣快地完結。他跟着把飛機一按，監視着它，要看個究竟。

就在這個時候，他發覺尾舵突然運轉不靈，——那邊的受傷部份因劇烈的作戰行動而擴大了。「你這鬼東西！這時候是不能頑皮的！」他咀咒着，想盡他的可能把那缺陷補救。

然而不幸的事還不止此。領隊機又已恢復平飛，繼續向前疾馳。辛姆森的臉上因過份的痛苦而變得歪扭了。他的右臂有一陣熱辣辣的感覺。一抬頭，他看見原先以爲已經失去戰鬥力的那架敵機，此時便在他的頭上，機關槍彈，正由那裏不斷射來。

「我要完了！受傷的飛機再加上受傷的人！」

辛姆森的右臂刺痛起來，血也透出了衣服。昏暈襲上了他的頭，而飛機也開始失去了平衡。他恍惚聽到了死神窸窸的笑聲：——那是敵機的繼續的射擊。千萬種情緒一齊湧上心頭：他想到麗莎，想到加利福尼亞的月亮，想到中國婦孺在炸彈爆裂聲中歇斯的里亞的慘號，想到美麗的昆明，更想到轟炸機隊返航時的命運……。「索性拚掉吧！」辛姆森咬了咬嘴唇。「只是一個人。而成萬個伙伴生命的安全在我的手裏！」

他以受傷的右手扶着駕駛盤，死力把飛機糾正過來，而且使勁地捺着電鈕。他追上了那架企圖向昆明撲去的敵機領隊，重新從兩翼上射出彈火。這一下，那野獸真的受傷了，油箱上發出火來，並且即刻被包裹在烟霧之中，冉冉下墜，落到地上，以一聲巨聲結束了它的生命。

現在他只剩下一個對手了。而那是使他受傷的仇敵！他的憤怒如火添油似地燃燒着。把機頭一仰，他迎上那傢伙，劈頭就是一陣猛烈的射擊。他清楚地看到擋風板後面那個日本人的醜惡的臉孔。他幾乎要嘔吐。仰攀使他幾乎失去了飛機的控制力。他讓飛機衝上去，在一

陣最劇烈的震動中辛姆森完全失去了知覺……

當他醒來時，他發覺自己正被一羣中國農民所包圍。那些和善而面露驚惶的人們，彼此用他所不懂的言語交談著。有幾個人迅速地跑走了。在距他不遠之處，一架飛機的殘骸還在燃燒着，尾舵上的太陽徽映着火光清晰可見……他已昏迷了過去。

在醫院中過了兩星期，一輛吉普車又把辛姆森接回機場去。轟炸機隊的隊員們把他擁抱起來，拾在頭上到處遊行……

月亮又在昆明機場的上空升起，照耀着跑道有如一條銀色的河流。機翼上的星徽跟任它們身旁散步的飛行員一齊微笑着。

眼睛裏流露着年青人喜悅的光輝的辛姆森中尉，又在嘖嘖讚美了：  
「今晚上的月亮真美呵！」

## 桂林之退却

敵軍在那裏大隊人馬，他們是機動的，他們騎馬，步行，有卡車供應着，可以在任何一點集中人力使用優勢的部隊。他們還有一支窮兇極惡的第五縱隊，有人說土肥原本人在桂林指揮第五縱隊，那是錯誤的，可是，在每一個士兵的背後，都站着有漢奸的恐怖。第五縱隊混在難民中望的往南開的火車湧，隨時隨地探聽消息，燒房屋，到處放槍。

我們原想在距離桂林九十英里的全縣以北的黃沙河阻住敵軍，但是四天前，那條線壞了

桂林和它的飛機場應該撤退——破壞，放棄，只留下它的瓦礫場給敵軍，而且這工作要在三十六小時內完成。

機場的全體人員必須逐步收縮，使抵抗敵軍的工作能够毫不停止；使機員能够從桂林執行最後一次的任務，到日暮飛到南邊去，在後方的基地立即繼續他們的工作。

第二天黎明，一架 B-105 式轟炸機和最後的一架運輸機將要起飛，戴文生准將。他的戰術參謀人員，地面部隊司令丁伯曼將軍和特克斯，希爾，在機場備留下克納遜上校指揮的破壞隊，以便炸毀最後降落場和最後的建築物，還有海托爾少校也留下來，使得最後一瞬間不致有失散的機員遺留在後面。

海托爾少校是一個瘦長鎮靜的人。他奉到命令，便立刻打電話給所有人員計劃他們所需要的卡車和飛機運輸設備，他對着電話說：「喂——是老周嗎？我是喬治——你要坐什麼離開這里？——六個人坐飛機——十二個人坐卡車，其餘的你自已記法，是不是？——沒有了嗎？」他把數目潦草地記下來，又問一遍：「你確有把握嗎？」

郊外最後一批難民還是慢慢地移動着——他們坐着人力車，馬車，或者步行，有一個人死在路旁，人們把草蓆蓋在他的身上然後再繼續前進，有一個婦人在裹着爛得不像樣的出血的濕腳。一個農人用担挑着放在籃里的小孩子，那孩子還在嘻嘻笑。

在荒涼的街頭，士兵們在堡壘。戰壕和障礙物上急忙地工作着，他們馬上就要用到它們。

最後一天上午九時，史迪威和陳納德飛來和當地的美國軍官與張發奎將軍商議，美國軍

官你報告了陸上的情形和空中形勢，史迪威同意了最後的決定——炸燬一切之後撤退。他們僅留了幾個鐘頭，便開到跑道裏飛走了。

薄暮時，最後幾架飛機停在機場上裝貨。最後的一批卡車正在路上向南開出。那些少將，上校和中校們都走上軌道中收起了所的信，號牌，發動機，行李等，搬進飛機裏面，機場上每個人都在搬裝着，他們開玩笑，哈哈——毫無拘束，毫不埋怨。最後一批貨裝上時，天已變黑上來了。

那時，全場只留下了兩架飛機：文生的 B-15 式轟炸機和一架輔助運輸機，以便載走剩下來的人員，物品裝好了，命令下來，半夜開始破壞，人們一個個緊張地工作着。

從上方來一道紅光，映出廣西那些怪山的剪影——我們的輔助機場已在燃燒中，隨着隆隆的爆炸聲從山而傳過來，炸彈在遠處的跑道上爆發了，僅在我們的機場，我們已經有五百五十所建築物要破壞，我們對這個機場的投資是中國國幣七萬萬元。

我們的棧屋營房都造在那些怪山的洞里或側面，破壞人員在每所房屋里放一桶汽油，一位上士提着一管馬槍站在門口，另外一個人用手電筒照着油桶，於是馬槍開放了——一次二次三次，汽油從桶上的破洞流出來，油氣充滿着屋子。上士再放一槍，油氣便像閃電一樣，爆發燃燒。

有時茅草蓋的屋頂在閃電中便被完全炸光，火光於是像流水一樣穿入所有的房屋，五色的火照耀着，大都在底下的爲白色，而頂上則冒着黑色的濃煙，它們吞食了所有的房屋。就是這樣，建築物一所所燒起來，直到大火燒滿了山谷。

有些棧屋裏，還有不小的人剩下來的軍需品——步槍和手槍的子彈。它們四面飛舞着，在一所棧屋裏的一批曳光彈飛到空中去，放出白色藍色和紅色的弧形光線，好像花炮。

當我們破壞那條戰鬥機的降落場時，天已經差不多亮了。山頭顯出了灰色的光，我們則坐在桌邊吃最後的鹹肉和雞蛋。轟炸彈在上面，遠處和四週震動着空氣。有時炸力極小，有時它却使全身震動。

我發現文生和特克斯和平常一樣在屋裏收拾行李。那裏是六瓶威士忌酒，我們便把他們帶走了。文生把一只沒有用的枕頭塞進他的袋子裏去，他說：「這是我老婆給我的，我可不留着給日本人，」我們坐上一輛汽車開到 B——式轟炸機旁邊。文生自己駕駛，特克斯蹲在他們後面。這樣我們就開了。

文生曾經告訴我們說：「關於這次我想寫一本書，我要叫他做『桂林之退却』。」

## 怒江前線

奈愛得

在那稱為「內腸的堅壁」的滇西怒江區域，義國的軍官和士兵們正和中國軍隊在一般服役着。

那地方的出路之崎嶇，簡直難以形容，而任何動作，總是要經過這種的崎嶇的山路的。翻起的高度，往往達一萬二千呎，而且是那麼地峻峭，使人畜皆不能攀登。前進的軍隊都是循着眩人眼目的七曲八折的小徑步行。



有的時候，路徑即是河床，踏着滾圓的石子而過，至於背東西的牲口就要滑交了，須得由士兵們當地心牽着過去。雨季來臨，洞道泛濫，那末定須涉水以渡。

久雨積潦，很多地方泥漿混濁。士兵們的靴子，都是黏得厚厚的爛泥，於是當他們上山時，進兩步退一步；下坡時滑落去不能自制，撞到前行人的身上，有時則跑到一個拐彎的地方不及煞脚，要旋轉好半天才拿得定身子的重心。

爲的是這塊「世界上頂高的戰場」的路徑陡險異常，攀登時真是氣喘不堪，好容易爬到山巔，看見隔個五十碼路有一株短樹殘樁，不禁自言自語道：「我走了多遠呵，真是累死我了！」然後是下一狠心，曳了身子踉蹌前進。

下山也是不容易得很。當然，現在不會再有肺部要爆炸似的驚人感，可是那小腿上的筋肉就像打了結也似的，而膝頭則失去了任何知覺。

對於在此地的美國人，這兒是一個新型的鄉村——不過他們並不怎麼措意。年齡已五十歲的席泊夫中校，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他是一個空軍聯絡隊的指揮官，率領了隊員經過一天十小時的進軍後，到了此地即準備工作——對於每個年青的人當然不算一回事，而他是上了這一年把年紀的人呵。

在這次進軍中，很少有幾個美國人是管理馬匹及背東西的騾子的專家。然而所有的裝備，祇能用牲口或靠挑夫運輸，而馬夫又是那麼地少，所以每個美國人現在都變了馬夫。

頭兩天料理牲口背東西的架子，十分驚心動魄。裝的東西太重了——一只牲口祇能背八十磅到一百二十磅重量的物件——因此這些畜生們拒絕開步。有時候兩邊裝得不很均勻，那

麼牲口跳了起來，把架子從背上滑下來，再則是滾到深谷之中。

不過，他們現在也學會了，把牲口兩邊背的東西調整得平均勻勻地，若是一邊太鹽了，就加上一塊石頭。於是滑掉，擲掉的事情就很少發現了。

美國人在此地是吃米的。每人以一罐C級罐頭食品——內裝蒸肉，豆燒肉，或肉糜——的四分之一，用開水沖稀了，舖在飯上，當作「會飯」吃。饒倖得到「不很甜」的紅糖時，就融化在杯中，倒在飯裏；就是這種紅糖，此地也是稀有之品哪！

偶然打着一條野豬，或是買到一頭牛，那麼由此地的美國人大家分了，共開盛饌了。不過，大多數的時候是吃着米飯，一天兩頓的。

每個美國野戰軍官，皆要輪班值夜的——因為常常有小組日本巡邏隊潛入陣線的可能性。好得是日人大砲甚少。在華軍某隊渡過怒江以後，日本人才開始用他們的一架七十五糎口徑的榴彈砲，每天放一砲或兩砲，射向師部的區域來。

美國人替此種的砲彈取了一個綽號，叫做「呼嘯的媽咪」；它們祇造成很輕微的或者簡直是沒有什麼損害，雖則有一次落在一條河流之上，恰有一些美國無線電隊的隊員在河裏洗澡。又，一次彈落在一個空軍聯絡隊的百碼距離處。

華軍前進之時，美國人也隨着移動——獸醫員照顧着中美馬匹，砲兵聯絡員做中國砲兵的顧問，醫療員帶了他們的流動外科醫院跟上去。

有幾個美國人也殺了日本鬼子。一位砲兵伍長想出一法，他使中國人去激怒日本鬼子，同時他把步槍瞄準。迄今他已有了打死五名日本鬼子的紀錄。

在六個星期之中，差不多每個美國人的體重都減輕了十五磅至三十磅；幾乎每個人郊害腹瀉病或其他的不舒適。患病患得嚴重的，由聯絡機送回總部去療養。

信件到得異常準時，頗令人詫異；有時是由聯絡機運來，有時則由牲口背到。在這一方面有時發生些古怪的意外之事：有一位官員一次接着一個郵包，內有肥皂二十五條之多，害得他天天在盤算要怎樣才能把他的行李減輕。又一位接到兩匣香烟，那時候恰巧他的整個團體中的人們，把所有的香烟，旱烟都吸得精光了。食物和糖果包的到來，便像天降甘露一般。

空軍對地面部隊的支助，雖然很受氣候的阻礙，但也曾有卓越的成就：P-51式戰鬥機會投擲了五百磅炸彈，直接擊中敵方的碉堡，並且有很多的敵兵被囚，五〇耗口徑的飛機機關槍射出去的子彈打死。

眼看過世界各地戰場的，認為此確是很艱困的一處——不也都是阻不了美國人的到來。不過，在怒江北部前線令人頂美妒的人，莫如麥克利恩伍長了，他在此地服務了五星期，就飛出了這山區，而調到候補軍官學校裏去——就此回了國哩！

## 暹町之役

威安德

這裏，在金黃色的陽光下，在這一個山頂上是這一次綿長的會戰中的最後一役。好萊塢拍不盡寫得再好一些。

那邊七千五百尺的山上是日本軍佔守着，這山叫做迴龍山，正在中國的邊疆上，山的那邊便是緬甸。中國的兵士就要攻佔這座山，突破中國的封鎖線。

昨夜召集最後一次的戰前會議，小山的周圍閃爍着華軍的營火，在湫溢的茅屋中，中國的將軍們與我們閒談着，圍着焚燒中的樹枝，重新講述一遍他們的作戰計劃。

現在，太陽從東邊上升，恰在我們的背後，照耀着恰在西邊山上的日軍，蒙蔽着他們的視力。在最接近迴龍山的一個小山上，從我們瞭望崗看起來，這戰場是富有戲台意味的，也美麗非凡。

望遠鏡映出一個上演者面部表現的擴大鏡頭。

人們將在指定的時間死亡，在清楚的視鏡內。

大砲聲音將大聲怒吼；但想要聽到人們被擊中時的呻吟，或中國兵士在進攻時高喊「殺，殺！」的雄壯，却又嫌太遠了些。

十一時，萬籟寂寥。着青草色的軍服的中國士兵正在前面匍伏而前進，蜿蜒而沉着。突然間，美國空軍少尉，約翰，帕克勸說：「對啊！他們已經開始行動了！」一位中國軍官喊着：「煙幕彈」，對他們的電話員而說的。

砲隊在我們的背後，發動了。幾秒鐘左右，迴龍山的胸口冒出三股濃烟，正像課堂中一位教員持着一英里長的戒尺在粉板上劃下三條白線。

現在，頭上滿是飛機，P-51, P-38, B-25, P-40。第一批低飛過去。炸彈放下去，橘黃色一閃閃出灰色的烟花。一二秒鐘之後，「嘩！篷！」的巨聲到我們的耳邊，空氣爲之

震蕩。後面的一批跟着前面的一批，後面一架跟着前面一架，順序面低飛——閃，一烟花，而「嘩！簾！」——直到了一架飛機回轉頭。

「飛機炸完了！」一個軍官向着主將報告。這位將軍下令：靜待十分鐘，期待着日本鬼子會從壕溝探出頭來，來尋找我們的步兵。

於是，大砲開始轟擊，對準着那胸口——山悉足足五分鐘，震動着地面，這位將軍復下令：暫息。十五分鐘後，他又旗語着：這一次他要的是一砲一砲慢慢地轟着，來掩護他的步兵，爬着前進，這是一串有層次，有節奏的鼓聲與火光。

中國與美國的軍官，從他的望遠鏡裏，瞭望着前面的山坡。他們看不見什麼。步兵深伏的叢草之下，貼着腹爬過山石和礁岩。美國的軍官較中國的將軍更爲興奮，鼓勵着他，保證他——他的部正前進着。

一小時一小時過去，軍官們在陽光下聚精會神地注視着。一次，十一二個青草色的人從叢林隙中衝出來，剛在一個日本的「丸藥匣子」（鋼骨水泥的防禦工事，形狀如藥匣）的上面，他們都上了刺刀。這些人似乎很快的趕着，也似乎蠢笨得很。

大概是下午三時了。我們竭盡目力又看到一長串的中國步兵，在長草之下爬着，那爲敵人不能偵視，離他們只三百碼了。過一會，他們又失蹤了。

四時之後，步兵可爬到山頂了。肉搏戰的第一幕是刺刀割斷了鐵絲網，陡時，中國的士兵在山悉的樹中，四面八方湧現了。這是可怕的鏡頭！

我們可以看到：軍士的奔跑，蹲伏，追逐，在日本的防線上，防線內，及衝過防線的那

邊。平射砲開火，兩頭都有火光。機槍格格響着。我們也可以看到：手榴彈的爆炸，而步兵還是前衝着，在日光下赤裸裸地可怕的鏡頭！

差不多有一百碼的路程，他們是沒有掩蔽的衝鋒，一個或一雙，向壕溝跳下去。他們張大着口喊着，當他們傾瀉下去的時候。有幾個跌了一交，跳了起來，從震裂的缺口到震裂的缺口。然後，看不到一個人影了。日本的白炮的烟與火遮蓋了整個的陣地。

突然間，兩股黃色的火光衝出煙霧之中。這表示：佔領了。足足五分鐘，沒有什麼行動。烟漸漸地消散了，隱出青灰色的軍服者戴着日本的鋼盔，在天邊閒步着，伸着兩臂摺疊鐵絲。

在山的那邊也聞到勝利的氛氳，光明而甜蜜。這氣味與其他的戰區不同，正像：滇緬公路上所聞到的是香蕉，波蘿蜜的香味，而西南公路上多是冰醃的屍首的臭氣。

## 揮汗過「駝峯」

塞弗里特

北緬甸上空是一碧無際的，那可不大好。日本人可以高興地來捕捉像我們這樣無武裝的，飛渡於中國印度間的「駝峯」的運輸機，而且無線電發報員也已通知我們有四架零式機在鄰近的某處發現。

顛簸在一個木製的糧食箱上，我自○——頂部的玻璃窗中探首而出，把視線投入眩目的碧空。如果我們先發現了零式機，我們就有好運道。駕駛員G·漢南中尉，這個路易士威爾

人，他就可以把這塗有迷彩的飛機低駛進峽谷中間，然後想辦法溜走。可是如果他們先發現我們。而且有大陽的那方面飛來，那就完了，我們就要一如別架飛機的號碼將在印度的亞森基地裏的黑板上被擦去，而那飛行在「駝峯」之上的孩子們，也就要用一種我常常聽到的無意而輕蔑的口氣說：「漢南今天弄掉了他自己了。」

隊長走到我的位置上，我便站到駕駛員背後去。副駕駛員是個短小精悍的傢伙，很少跑過這條路，這時却神色自若地提醒漢南說，我們怕不容易越過那在四分之一哩處的次一個山脊。漢南沒有作聲，只以目示意於他的同伴，說我們只要從那裏再飛過四千呎，便可以逃脫厄運了。在一個天無片雲的日子裏，在零式機的追擊之下，你剛好掠過頭，却來個冒險的驟降，很可能摔碎了你。但零式機則難自迷亂的綠色和棕色的山川之間把你辨認。

危險還不止此。漢南向下指着一簇棕櫚葉葺蓋屋頂的建築物——日軍兵營，幾乎就是手槍射程以內。我無法描寫那給予我的感覺；現在我才體念到了「左有惡魔右臨深淵」這句諺語的意義，我們注視着疾掠而過的地面，等待着第一發的探準彈。我們的機羣大多數都已把的機關槍口朝下，不過我們還沒有射擊。

我們怒吼着帶一條狹窄的盤旋在山峯間的白痕——雷多公路前進。那是同盟國陸軍工兵爲聯接舊滇緬公路而築的。在那裏我們將獲得自由的高射砲隊的保護。片刻之後，我們自中國至亞森約三小時的飛行遂告結束。我有生以來所感受的安慰實在莫大於此；就是漢南也在他紅潤的臉上揩了一把汗。在那天，他完成了他的第九十六次越過「駝峯」的飛行。

漢南是那些兩年來「揮汗而過」這環路的成千的美國孩子們中間的一個。他們帶着汽油

，炸彈和軍需給陳納德少將的第十四航空隊，以及吉普車、槍砲、藥品和大量的供應品以支持中國的神聖的求生存的抗戰。

同時我們也自中國運輸錫和鎊錠給美國的工廠；我們也運送美國的遠征軍；把中國的軍隊輸送到印度，在美方的主持中從事新武器的訓練。

我們由空中運給中國以驚人鉅額的供應品。每天總有二十架以上的飛機進入中國，滇緬公路爲中國運輸供應品的最高紀錄是每月一萬五千噸。我想空運部隊目前業已達到了這個指數。

美國人僅有一小部份知道這種偉大的「駝峯」的飛越的故事，因爲作戰——貫的保持緘默以至今日。現在這個故事可以披露了，因爲我們對於這一路線的保護更

空運部隊中每日飛越「駝峯」的青年隊員，也是此次戰爭中的未被歌頌的英雄。他們甚至也不告訴他們的家庭，說他們所做的是什麼工作。他們大多數只說：「那聲音似乎是不大響亮的，但我聽到我們的戰鬥機駕駛」

「駝峯」的飛越者時，總是譽之爲「駝背的矮子」，我知道他們是獲有至深且廣的光榮的。我記得T，哈蒙中尉，一位P-38式的戰鬥機的作戰員所說的話：「我寧可一天三次搭戰鬥機去打日本人，可不高興駕着一架運輸機飛越「駝峯」一次。」

這種工作必須以一種特殊的人員充任。他的飛行技術必須十分優越；在這三小時的航程中他必須保持無綫電的沉默，否則當他飛越崎嶇地區時便很容易出岔子。尤其是在喜馬拉雅山脈向東延伸的那些高聳的、覆滿冰雪的峯巒上。他可以在離開印度時便決心低飛過緬甸山

一 15



脈，但該地地不可預知的季候風的暴力會迫使他們非升高至一萬八千尺處不可，在那裏他的飛機於片刻之間就將爲冰雲所覆蓋。而最要緊的是，他們必須有堅定不拔的勇氣。在被攻擊時如像你有一門砲，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當你知道一架零式在追蹤着你，而你是一無抵抗的力量時，你是否能仍舊專神專注於你的工作，并且按照計劃完成你的逃脫——那就是截然不同事了。

在兵營中你可以不斷地聽到那些叢林中覓路到印度或中國人員的談話，保護的紀錄已與日俱增，這一則是因爲若干斥候部隊當他們尋獲以及運還這些孩子們時，應他們以食鹽和衣服。目前我們有許多部隊不幹別的，只注視着〇一〇式機的日復一日，部過不可勝計的村莊，注視着那可能是一個失事的飛行員所揮揚的白色衣服的布片。

## 遠征台灣記

維特

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襲台灣，軟化了日本帝國亞熱帶的中心，實際上重創了廣大的新竹機場，毀壞了地面設備，無情地打擊了驚慌四逃的地面敵軍，在空中和地面擊毀敵機（包括轟炸機和戰鬥機）約四十至五十架。

美機都安全返防，中美混合隊的〇一〇式轟炸機和美空軍的驅逐機都沒有一個人受傷，領導此次空襲的希爾中校說：「我們此次所支付的代價，僅僅是汽油和睡眠的時間而已。」  
這次空襲是十四航空隊的戰鬥機和轟炸機冒最大危險的行動，因此襲擊的對象是日本最

大的空軍巢穴。開始計劃時，誰也不知目的地何在。當時希爾中校解釋這計劃，說這次出動要在敵區海上對敵目估優勢的敵機進行轟炸。希爾中校慢慢地說：「此次出動，可以很成功，也可以很失敗，這就要看三件事來決定：第一是出其不意，第二是天氣，第三是航行，出其不意的空襲是主要的。今年夏天，日本會兩次能事先發出警報，使其重轟炸機隊能起機，因而使美機的空襲計劃不能實行。此次突襲也幾乎要失敗了——因為五分鐘以前的警報就可以使零式機起飛應戰。航行也重要。出襲的飛機要準確到達海岸敵機場，一兩度之差就會誤了十英里，那時海岸就會發出警報了。天氣也是一個問題——台灣島北的寒流可能向南移動而遮蓋目標區。」

事實上此次出動非常幸運。天氣很好，轟炸機飛越山嶺時，相距得很短，成單行掠至海面。航行也很滿意，駕駛員航行得那末好，差不多最初一瞥看見台灣，就是看見指示新竹機場的目標的白色河流。

我和陳納德將軍雄壯的中隊長同坐在指揮機中。

當我們看見台灣的時候，駕駛員就叫起來：「右邊就是啦！」

第一着勝利的景象就是一架雙馬達敵機墜入海時，在空中抹了一條濃烟。一架P-51飛機從上把他擊落的。一架青色的零式機雙翼上卜卜地發出紅球，正向我们機尾爬來，被我轟炸機的槍手把它擊翻。在機場跑道上和滑道上，有幾十架敵機給炸得粉碎。

我們回頭飛時，我看見至少有十四架敵機正在燃燒。說時遲，那時快；我只能照幾秒鐘我們的飛機就已飛向海洋，我就着不見那機場了，又一轉瞬間，台灣就被撤至後頭，只有

黑烟高騰而已，駕駛員站起來幾分鐘，數一下我們自己的飛機，說「轟炸機都安全無事。」回到基地的時候，我們把各人的印象集中起來，彙成此次五分鐘襲擊的敘事。日本人集中了約六十架的轟炸機和很多其他飛機在台灣，準備用於西南太平洋的大戰裏，新竹就在平時算得是日本帝國內大空軍基地之一。溫森上校曾說這個目標絕不容驕視。他從頭至尾計劃了進攻這目標。但實際指揮作戰却讓給前飛虎隊的能手——希爾中校。

我們到達時正甚繁忙而愉快的感恩節下午。在機場上空很多飛機還繞飛行，地面飛機也集中起來了。這是在安靜的陽光下的一種肅穆景象。

很快地美國的飛機就到達了。中國空軍駕駛的P-51式機（每機由新的空軍人員和兩個美國人駕駛的）是大編隊的到了上空，後來一個P-51式機的駕駛員告訴我們：我們一到達那裏的時候，有一整隊敵機正要着陸。他說：「我們從尾巴攻擊它，就把三架打下去了。這是在我們開始射擊地面敵機的前奏。我們於是掠下去，飛機場上機械士跑來跑去，就像一羣瘋狂的人似的。」這也是許就使得地面敵方砲火很弱的原因。

這位轟炸機駕駛員並沒有看見他的炸彈着陸，但看見了P-51式飛機所毀壞的東西。他說：「機場上盡是機械士在砲，直到P-51式飛機離他們時為止。整個機場似乎正在逃跑一樣。」

在我們的後面的驅逐機看着我們安全地投彈之後，接着前來施行攻擊，他們看見我們的轟炸機把炸彈準確的投在停機場上，機庫上和兵營上，周圍數百碼都給粉碎了。這些掠過起烟鎗機場的時候，地面日本人都手忙腳亂，不知所措。

我們所攝的照片清楚地顯示着，十六架敵機的汽油燃燒所引起的濃烟，還有四十架左右敵機給黑烟蓋着看不見了，但這黑烟中的敵機可能是被落在當中的炸彈粉碎了。很可能有四十至五十架敵機在地面被毀落。

新竹機場距日本本土僅五百六十英里，新竹和台灣其他機場是日本新「帝國」轉動的樞紐。敵人內部路線過去從沒有遭過我方從大陸基地起飛的襲擊。他若要保衛內部，必須增加幾百架飛機和幾千個有訓練的人員。他要根據此次被襲的經驗而調整內部，就要全部重新改訂其戰略。

「明天早上會有一個日本將官給撤職的。」我們飛回來的時候我這樣說，駕駛員回答：「我也正在這樣想呢。」

## 海外獵鯨錄

丁克而

「獵人」號在台灣海峽出口處海弋已近一週，却無所獲，沉悶的水底生活，很快地使艇上的人員全部變爲慵懶起來，只有那艘號「狼」的艇長例外。他照舊耐心地守着潛望鏡，在換班時才略作休息，進喝咖啡，讀那本快要破爛了的「魯濱孫漂流記」。

生活在潛艇裏，確像在孤懸世外荒島之上。這真自成一個小社會，但却是一個何等單調寂寥的社會！沒有狩獵的目的物，漫無頭緒地在汪洋大海中游行着，聽着那早已厭倦了的廣播音樂，讀着看過一百遍以上的書本，除開夜裏艇身浮上水面時又不能暢快地抽一支烟，吃一

的又或者是那些罐頭食品 and 冷飲料。……每個人都再咀咒着，咀咒着這太閒散的任務，咀咒着那些似乎已經死絕了的日本船隻，甚至還咀咒起別的潛艇來——它們爲什麼把這附近海面的敵輪全打完了呢？爲什麼把那些拖着太陽旗尾巴的「海鯨」全趕得無影無蹤，連個屁也不會見到呢？……

但好運道終於來了，這大清晨，我們從中國東南海的某一個秘密基地出發，像是預感到今天的豐收似的，每個人都比以前高興得多了，連那平日受盡責罵的厨人佛萊銘，當他捧來早晨的飲料時，他爲衆人抱吻得喘不過氣了。我們的鬚子是這麼長了，刺在臉頰上很不舒服的。

照舊是浩渺碧綠的海洋，照舊除了點點白鷗之外，海上別無一物，這時輪着守望的是喜克蘭少尉，我則在爲魚雷放射管加面。潛艇航行在東經一百十二度附近。太陽已經升起，視線良好。

「準備下潛！」從艇長室裏，突然傳出這個命令。艇上所有的人馬上變得緊張而忙碌起來。各人奔赴各自的崗位。「十五呎下潛！」艇身隨即輕微地震動了一下，應聲沒入水平面以下。「看見了什麼？看見了什麼？」在喜克蘭少尉近旁的人，都熱切地詢問着。

「兩艘運輸艦，還有一艘像是驅逐艦在向西南疾駛。」喜克蘭答道，眼睛仍舊緊貼在玻璃。

還有一艘像是驅逐艦！這可怪！自從敵人的海軍慘遭打擊以來，它們早已無能爲力來執行護航的工作，只有一任運輸艦去碰自己的運氣，這次却是例外。由此推測，那兩艘運輸

上，一定裝載的是格外重要的物件，——這在我們是難得的好機會啊！

「落潛望鏡！」潛艇便開足馬力，朝着敵艦航行的側向疾追而去。「升潛望鏡！」喜克爾緊張地叫着，「報告艇長：距離——一千八百碼——一千五百碼……」

我們的「狼」從喜克爾手裏接過潛望鏡來。略為看了一眼，他便發出了一串命令：「準備魚雷管！十的下潛！——落潛望鏡！停！」他的眼睛又貼上了，「噢，飛機！」大家也跟着吃了一驚，想來可以麻煩了。「落潛望鏡！」他繼續叫道，然後扮了一個鬼臉「是自己的！」

「潛艇愈近目標了！敵艦笨重的引擎聲已隱約可聞。我心跳得很急，右手按在電鈕上，專候命令射出魚雷。突然一聲猛烈的爆炸發自右舷以外不遠的所在。深水炸彈？我們已經被敵人發現了？……接着又是一聲，這一下更響，不重不輕地搖動動了一下。

「升潛望鏡！——落！」艇長却不爲所動地緊緊注視着那圓筒，隨即我們聽到了飛機俯衝的長嘯和高射砲發射的聲音。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原來那些空中的傢伙已先我們發動攻擊了。

把驅逐艦交給飛機專門對付，我們全神貫注在那兩條大海鯨身上。它們惶惶地奔避着，分開了，各自以曲折的航線企圖逃閃空中的襲擊。可是它們那裏曉得，在底下還有你們這「獵人」哩！

「右舷魚雷管發射！」

我把電鈕一按。一霎那的靜默。

「轟隆！」

「三十呎下潛！」

這兩個聲音幾乎同時發出。又是一聲巨大的爆響。高射砲響馬上沉寂下來。

「四十潛上升！」

「升潛望鏡！」

那艘驅逐艦艦首中了炸彈，已入沉沒狀態。我那顆魚雷則不偏不倚地擊中了一艘運輸艦的右舷，使它發生嚴重的傾側。我們左舷的魚雷管接着又給它一下，濃厚的黑烟很快地從艦上騰起，火舌熊熊，繼而又是一聲震天動地的爆炸，艦身迅速沒入水中，海面浮滿了黑色的油層。

現在已剩下那艘無所倚靠的運輸艦了。它顯然還想抵抗，以艦上的微弱的防空砲火抵禦着飛機的襲擊。我們在它的左側浮出水面，對準艦首開了一砲，這個突如其來的攻擊顯然出於他們意料之外，因為我們清晰地看到艦上的水手是那樣驚慌萬狀地一時都呆住了，並且有三個以上的人自艦上躍入海中。一共有兩架飛機在他上空往返掃射着，接着一顆炸彈又擊中了它的烟上，它的結果是如出一轍，濃烟，爆炸，沉沒，黑色的油層瀰漫了水面五十方呎的地方，濛開了去。……

飛機在我們頭上打了兩個盤旋，搖着它們的翅膀。我們脫了帽子，向它們揮動着，情不自禁地呼喊着，幾分鐘之後，機影在天空消失，而佛萊銘再次呼喚我們去用豐富的早餐。

## 到東京去

我們的飛機總向着淺藍的幾乎無雲的天空飛行。飛行工程師，是伊利諾州的空軍少尉米勒，他檢查飛機的消耗，看是否燃料用完了。美國一位有特級購油證的人，在五十年內所能得到的瓦斯，在這架飛機上，也不過剛够一小時的消耗。

在駛向東京的途中，並沒有什麼事體好敘述，我看了一段書就睡着了。十鐘三十分的時候，我們戴在了養氣面具，後來又穿上了皮衣，繫好了降落傘，飛機外面的氣溫總在零下許多度，但是我們在保溫的高壓機艙裏倒覺得滿舒服的。我還記得一位飛行醫師檢查我心臟和血壓的時候說過：「人涼不應當昇到這樣的高度。在這樣高的空中，如果有兩分鐘沒有養氣，他就會死去，因此，小心點啊！」

我很小心，等到養氣標準計降低了的時候，我便將這救急用的養氣瓶從養氣筒袋滿了養氣，另一個養氣瓶是與養氣筒直接通着的，所以再用不着另裝養氣。

中午過了幾分鐘之後，我們的機羣以密集隊形自西面而駛近日本，就在這時候，我這一架飛機的正駕駛員楊特上尉和副駕駛員鮑爾少尉招呼我探視一下飛機前面白霧中的一羣小鳥，又過了十五分鐘，白雲掩蓋着的富士山峯遠遠在望着。

「第二次反躍時，機身差不多已全沒水中，以後就停住了，飄飄盪盪的圍繞着馬漢迺的筏子轉。」



「就馬漢迺逼近機傍時，他的筏子翻了身，可是他游泳到機腰艙口，我們把他拉進艙來」。

高恩斯又解釋着說：「若不是機上有噴射器的設備，想由波浪滔天海上起飛，那是極端困難的。有了噴射器，我們這架飛機在十分鐘內，又升到空中了。」

馬漢迺雖然得到了十七瓶的飲水，但是在五天的海面上，他祇喝了一品脫，他說：「我恐怕局面變得更壞呀。」

他從降落海面，到遇救時，他的體重減少了十五磅。當他還能任事，走入長官公事房的時候，他的舊同伴對他很驚訝，以爲他是「死裏重生」呀！在他遇救之前，每次空襲日本，他均參加，這次他會爲尋訪他的人同時休養了幾天。

## 自強書局 新書

硫磺島血戰

台兒庄血戰

轟炸東京記

八一三抗戰史

桂林血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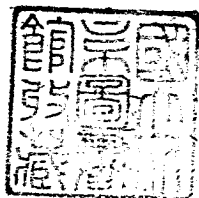
何總司令

淪陷區敵人暴行

蔣介石

盟國六大領袖

孫總



# 82

804234